

蘇州府志

柳橋新誌二編

全

成島柳北戲著
柳橋新詠二編

眞景所見 歐空宮 (圖)





柳橋新誌題詞

燈火樓臺蘸晚潮
湘簾深祕笑嬌嬈
四時無日不
三月十步有華爭
一橋才子聲名歸
白傅美人色
藝廳紅綃秦淮情
事揚州說也入新篇
添幾條
竹枝聲在水樓間
春入嬌波洗碧灣
柳線織成鶯
羽色雲鱗疊得鯉
魚斑板橋記裡多
紅袖畫舫歸
中收翠鬟
我亦明窻脩儼史
欲將彤管寫眉山

三溪菊池純草



雪江關敬書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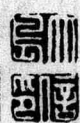
余與何有仙史一飲於柳橋巴樓而別。僕指既經三載頃日仙史郵寄其所著柳橋新誌二編曰：我今爲無用之人故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耳。抑子亦好無用之辯者，盍爲我一言題之。余受而讀之，行文諧諛，使人嘻笑而不已。然細玩其味，則寓諷刺於其間者有焉。揅感慨于其中者有焉。不特令讀者知柳橋之遊趣如何也，併知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不特知東京今日之事情如何也，推知海內將來之形勢如何也。其可不謂之一大奇書乎。然仙史固自以爲無

用之書而世之讀之者亦必以為無用之書則謂之
一大無用之書亦無不可也仙史才銳學博而不肯
檢束任意而行世或識仙史之才之學而未識其志
操卓然其事業亦有可稱者也仙史往歲失職于泮
林窮卧于家當時人皆輕視之龜崖相公獨竒其才
舉而用之仙史將于陸軍也恩威兼行雖悍鷙之士
皆服其制馭至若三兵習泰西之法一新其制則仙
史之力居多矣當幕朝之末帑藏空竭仙史統轄金
穀之權內外費用畢給而海陸將士亦賴而無饑色
矣仙史亦知生財之道歟戊辰變後仙史致仕而隱

于市放逸自汗然視其在窮阨困蹙之地襟懷爽然
毫無憂色其亦有所過人者非耶噫仙史抱有用之
材而自棄著無用之書以自樂者其情豈不哀乎雖
然仙史棄其有用而樂其無用者仙史之所以為仙
史也余不得不為讀此書者一言之而仙史視余文
必唾而曰孝奴饒舌又復以無用之辨俗了スト我書則
余將甘受其唾焉

明治辛未暮春碧雲山人識于芙蓉峯下僑居

六十老人堯田大島信書



柳橋新誌二編

余曾著柳橋新誌距今既十有二年當時自以

為善記其新而讀者亦或喜其新焉爾來世移

物換柳橋遊趣一變而新誌亦既腐矣德川氏

西遷之後東京府內朱門粉壁變為菜茶之園

者不鮮而柳橋妓輩依然不失其業操管絃馳

逐于風流場中比諸幕吏鬼脫鼠伏而偷生者

豈不優哉蓋王政一新而柳橋亦一新而未有

好事者記其新也聞頃日有偷刻我柳橋新誌

者而風流子弟多買讀之余慨方此維新之日
讀彼既腐之書也作柳橋新誌二編

慶應以降百貨之舖皆耗其產之半而割烹家獨擅

潤屋之富者何也府内人口減其半而遊客倍其數

之故也人口減而遊客倍者何也人人樂王化之

美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獲一錢則食獲一楮則飲

故也柳橋酒樓皆殊勢於往日河長梅川爭盟于橋

之南北萬八亦將一振衰頽之氣龜清柳屋拓新境

于新柳街而旗幟添色蓋新柳街採築一成而柳橋

繁華益加焉大中村船宿有中村故土人災後起一

大巨閣稱霸於水東而柏屋青柳亦修繕而竟雄若

深川柳光幾稍大橋皆以蘆制勝有信亭之友白髮

松中菴之小環蒸共以奇鳴柳升之以甘味啗客則

託其甘而免其苦也余知其味故不欲飲其醕也各

樓競華鬪美冷熱互換而巴屋興於其間頃年各樓

氣燄徒熾動華其飾而不美其實貴其價而不用意

于客者多矣若欲耀豪揮快則宜就中河龜柏梅柳

之樓而飲若論割烹之真味則二州之樓無出於巴

屋之右者巴屋之叟可謂今之易牙耳余方春風秋

月之佳候酌于二州之樓者有年而未見賓客之盛

如今日、建築之美亦如今日也。蓋非有使之為這盛
美之人、安能得如茲乎。余謂方今、權貴皆孟嘗而客
皆馮驩、歟何其爭求食之美也。而柳橋諸樓、不特春
申平原之徒、珠履寶劍而至、定使齊楚燕趙之主亦
親枉駕於其門、噫亦盛哉。

四區之船宿亦有、沿革其於表街也。尾本竹屋鎖戶、
而三河系中、村代之新、總亦改稱松葉、其於裏岸
也。福吉去而丸屋出焉。新着竹移家于故、柳橋而米
澤街之播磨變為翁屋、其他雖貧富冷熱相移、皆仍
舊貫而升、田伊豆鈴木三家盛開、猶冠于四區。夫酒

樓船宿雖不異趣于曩昔而酒散之費舟舫之價皆
四五倍于十年前者因金貨濫惡而楮幣代之耳固
不足為怪也或問仙史曰當今抑橋之妓大小二百
餘名殆倍于古而船宿酒樓獨不增其戶各家聘妓
之多寡照諸舊簿則亦相伯仲者其故何也仙史曰
抑橋往日之妓無姿色則有技藝無技藝則有才識
三者無一而與婢子同致者甚希矣今則否無姿無
藝無才徒粉其面錦其身而是妓之稱者十之七八
不啻有眼之客鄙而遠之雖儉父寒漢亦或疑其妓
而不妓故揭名月餘未蒙一招者往往有焉故雖妓

藉日殖而不使各樓能倍其利也蓋頃年商賈罷弊
間巷失產者無數皆百計求活故女兒鼻目稍具而
彈得宵待曉怨一曲者爭入妓藉是妓而不妓者日
殖之原也夫無姿無藝者自知無由于獲客故濫轉
巧術唯利之視其風一播雖中等以上頗有名聲者
亦漸染其習噫抑橋聲妓之風一壞而其醜不可言
也然則抑橋雖加其盛於往日而其實可謂大衰者
歟抑客亦有罪焉不知遊戲有其道不辨風流為何
物沈湎耽溺不問其為妓與不妓喜濫轉以為戀已
信巧術以為愛已者甚多偶有淑良而不輕浮能存

柳橋往時之遺風者則皆罵以為痴頑不鮮事之老
婆夫客而如此則安能得遇妓輩之日趨淫風乎哉
往昔北里雖盛柳橋雖熟未聞有名公鉅卿一遊以
嘗其情味蓋文政天保以還幕府禁網極嚴雖麾下
之士遊則有譴天朝矯其弊赦小過舉賢才正其
大綱修其大典如擁花抱柳瑣末之事釋而不問故
駟馬高蓋有時而三顧蕪小之家彼公子王孫在深
閨中畢生不能入狹斜之鄉者一朝放縱任其死之
若野鶴出籠而飛洪水決堤而進其快可知也校書
郎間捧媚而來朶頤而候一酌百金一彈千金真是

一曲紅綃不知數者夫通下情解人事者莫遊若也
貴介捐紳寓深意于遊戲以察閭巷之情態則於為
治不為無益且若泰西諸國帝王同遊于民庶若花
旗聯邦貴賤不殊等皆是所謂文明開化者頃歲本
邦日除舊弊力新政教可不謂美事乎雖然徒以酒
樓之遊娼妓之樂為文明開化之道者余不肯左其
祖也

某侯酷愛某妓情不啻膠漆余兩識其人而兩忘其
名侯將歸其國不堪眷戀之情發駕之日竊命侍臣
寄書于其妓一々一讀欲絕藏諸其懷旦暮不釋珍之

如拱壁。余一日偷讀其書，文曰：

愛卿別後，無恙否？孤自別卿之日，情思恍惚，卿之容姿常彷彿于目。卿之私語，每徃來于懷。綿々之恨，不知有絕期。卿其察諸畫則揭卿之寫影，夜則誦卿之手書，孤身雖與卿離，魂猶在卿側。墨水之遊二州之宴，回顧一夢，悽然愴然。卿其察諸相衣，一領此是家制，雖重臣所不輕與者，孤以卿之故，壞制贈之。請秘而不語人，至囑々々，且孤有關心之事，竊恐雲雨長留痕，煞蛇或入夢，若然可投書，侍臣速々告知。孤來歲東行，必贖卿身，作離宮以